在下面黑色的

目录

【第0阶段】揭晓的秘密与沉默的姐妹 2
【第一阶段】性取向被当众读出的羞辱以及痛苦的借口 3
【第二阶段】白郎的凝视与他妹妹的肖像 5
【第三阶段】气氛阴冷，求婚突如其来。 6
【第四阶段】拓展幻想与隐藏的欲望 7
【第五阶段】一句让你忘却现实的甜蜜肯定 8
【第六阶段】隐藏的工具和残酷的误会 9
【阶段7】冲突的意图和沉沦的意识 10
【第八阶段】颠倒的噩梦 12
【第九阶段】简报观察与残酷现实 14
【第十阶段】逆转的不公与迫在眉睫的恐怖 16
[第11阶段]闪烁的Kancho 17
【第十二阶段】灌肠的余音刻印在肛门上 20
[阶段 13] 用剪刀剪开内裤，肛门暴露出来。 22
【第14阶段】复方处方和直肠尖端 24
【第十五阶段】恳求投降和冷酷无情的分离 26
[阶段16] 甘油充盈的蹂躏与终章的钟声 28
[阶段 17] 不仅仅是第一次灌肠的快感。 31
【第18阶段】直肠的回响旋律和临界点的萌动 32
【第十九阶段】无限的二十分钟和激动人心的真实感受 35
【第 20 阶段】我的姐姐控制着我的射精和排便。 37
【第21阶段】险些发生意外和括约肌紊乱的循环 38
【第二十二阶段】两大挫折与玻璃边缘的回归 41
【阶段23】第二次灌肠后达到性高潮并射精 43
【阶段24】双重填充的临界点和溢出的秘密液体 45
【第25阶段】褐色大便破裂，并流出热水 48
【第二十六阶段】排便反射的生理机制及粪便嵌塞的强烈气味 50
【第27阶段】挤出剩余的粪便，并进行羞辱性训诫 52
【第28阶段】自发性排便和最终回声 53
【阶段29】侵犯与肛门护理的回响 56
【阶段30】灌肠游戏后的茶话会和毫不动摇的勇气 57

【第0阶段】揭晓的秘密与沉默的姐妹

在学校结束了枯燥的课程后，白郎迈着沉重的步伐回到了家。

我像往常一样在门口脱掉鞋子，径直走向我的房间。

我伸手去够门把手，像往常一样转动了它。

门吱呀一声开了。

那里本该是一幕普通的场景。

然而，房间中央却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

“……海姆？”

我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那个名字。

坐在床边的是海姆，她的双胞胎妹妹。

她依然穿着校服，双眼紧闭。

我既不生气也不笑。

然而，他却保持着一种诡异的沉默，仿佛陷入了沉思。

然后，白郎的目光被吸引到了她的脚上。

那里堆积如山的，是那些“可疑的书籍和游戏”，它们本应被小心地藏起来，以免被发现。

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流走了。

你为什么会在我的房间里？

他的心脏开始像鼓点一样跳动，但白郎拼命地想要压制住内心的躁动。

此时惊慌失措就等于彻底承认失败。

「欢迎回来，白梦。」

海姆缓缓睁开了紧闭的双眼。

那双冰冷、毫无感情的眼睛直击希罗姆的内心。

“我没说‘我到家了’。请你不要未经允许就进入别人的房间好吗？”

白梦开口说话，努力表现得冷静而有礼貌。

我的声音几乎颤抖，但我还是忍住了。

“是的……”

一个短促、毫无感情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

她的目光从希罗姆移到脚边堆放的那堆来路不明的书籍上。

“至少敲一下门是基本的礼貌，不是吗？”

希罗姆拒绝向妹妹承认自己的错误行为，坚持指责妹妹擅闯民宅，并继续追究此事。

我迫切地想要打破这种诡异的气氛。

“唔...？”

那是一个带有深意的点头，仿佛在寻找着什么。

我绝不会逼问他们答案。

然而，对于白郎来说，这种仅仅陈述事实并等待对方反应的态度，比任何愤怒的叫喊都更可怕。

“你这是什么表情？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未经允许请不要碰它们。”

白木继续说道，似乎是为了进一步为自己辩护。

他们完全避而不谈该书有争议的内容，而是采取了一种策略，即仅仅声称他们的所有权和隐私权受到了侵犯。

“私事啊……”

海姆又简短地低声嘟囔了几句，然后迅速将目光转回希罗姆身上。

他的表情依旧没有变化。

“没错。我的意思是，未经允许请不要碰它。你明白吗？”

虽然语速有点快，但白郎在整个演讲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坚定的神态。

等待姐姐反应的时候，我感到后背一阵冷汗直冒。

“那可是相当多的……私人信息，不是吗……”

海姆的嘴唇间吐出一个毫无感情的字。

她只是低头看着那堆来路不明的书籍，神情十分冷漠。

“啊……！原来如此……！”

被这出乎意料的措辞弄得不知所措，Shirom 最终哑口无言。

他拼命维持的镇定面具眼看就要随着一声巨响而崩塌。

“收集和藏匿它们似乎是一项很繁重的工作……”

海姆丝毫没有听取希罗姆的解释，只是陈述事实。

在寂静的房间里，只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紧张气氛笼罩着一切。

【第一阶段】性取向被当众读出的羞辱以及痛苦的借口

海姆随意地从书堆最上面拿起一本书。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封面上的插图，毫不犹豫地翻到了下一页。

纸张沙沙作响的声音诡异地震动着寂静的房间。

“冰冷的金属管抵在女孩毫无防备的肛门上。伴随着一声闷响，仿佛猛烈地推拉着黏膜，这根器械深深地刺入了她的肛门。”

海姆所描述的绝不是男女关系的典型描述。

这是一篇非常小众的文章，完全专注于灌肠和医疗游戏。

她平淡的声音，没有任何情绪波动，更加突显了印刷文字的怪异之处。

“……随着肠道被甘油填满，那种沉重而压迫感让我痛苦地扭动着身体，我的括约肌最终达到了极限，放松了下来。伴随着一声可怜的咂嘴声，我羞愧地在检查台上排泄了粪便……”

海姆用低沉的声音，毫不留情地朗读着排便的生动描述，以及灌肠引起的胃部沉重、刺痛的感觉。

那简直是人间炼狱：我亲耳听到我的双胞胎妹妹告诉我我最隐秘的性癖好，那是我最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的事情。

“不，海姆，住手！别大声读出来！”

羞愧难当，白郎的脸瞬间涨得通红，仿佛要烧起来一样。

热浪直冲耳尖，我忍不住双手捂脸尖叫起来。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任何逻辑思维都早已从我的脑海中消失殆尽。

“对、原来如此！嗯，你看，我将来想当医生，这是我医学学习的一部分，也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希罗姆神志不清，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胡言乱语地说出了一连串毫无意义且可悲的借口。

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论点，任何人都能看出它仅仅是强行从对医疗角色扮演和灌肠的描述中提取出“医生”一词。

即便如此，我还是极力想要避免承认自己的错误。

“是的……”

海姆砰的一声合上了手中的书，终于停止了他无情的阅读。

然后，她缓缓从床上起身，目不转睛地盯着弟弟，弟弟的脸涨得通红，明显慌乱不已。

姐姐，双胞胎姐妹。

由于他们的身高几乎相同（海姆只比白郎高 1 厘米，这让白郎很恼火），他们的目光总是互相穿过。

希罗姆再也无法忍受，他移开视线，继续找借口。

“这纯粹是出于学术兴趣。绝对没有任何其他目的。你明白吗？”

他的心脏跳得厉害，仿佛要爆炸一般，但白郎还是设法保持着礼貌的语气，挤出几个字继续为自己辩护。

她本能地感到害怕，如果自己表现出哪怕一丝一毫的软弱，她都不知道这个神秘的姐姐会对她做出什么事来。

“白郎想当医生。嗯……？”

海姆微微歪着头，用一种深邃而冰冷的目光盯着希罗姆，仿佛要看穿他的灵魂深处。

那短暂而有力的点头表示同意，充满了绝对的自信和威慑力，仿佛他能一眼看穿弟弟幼稚的谎言。

白梦无法阻止冷汗顺着后背流下，他只能呆立在那里，动弹不得。

【第二阶段】白郎的凝视与他妹妹的肖像

白梦拼命地努力平复呼吸，胸膛剧烈起伏，他怒视着站在他面前的双胞胎妹妹海姆。

她们同年同月同日生，年龄相同，在同一个家庭长大，拥有相同的基因——她们真的是双胞胎。

然而，白郎始终觉得那个人的内心世界与自己的截然不同，笼罩在一片深不可测的灰色之中。

海姆是个安静的女孩，很少表露自己的情绪，为人低调。

在学校里，她是美术社的成员，而且显然，她经常在社团活动室昏暗的角落里安静地画黑白单色画。

她神秘莫测的气质让人难以捉摸她的想法，似乎对一些男孩很有吸引力，但对于了解她家庭情况的白郎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诡异的沉默”。

在家里，海姆非常擅长让自己隐形，几乎就像真的隐形了一样，每天都会突然发现他站在你身后。

除此之外，他的直觉非常敏锐，如果白郎有什么事瞒着他，他只需一个眼神，就能察觉到一切，而无需白郎开口说话。

希罗姆一直对海姆抱有强烈的厌恶感和无法抗拒的恐惧。

如果她是那种仗着姐姐的身份对我大吼大叫的人，我或许还有回嘴和反驳的余地。

但海姆的情况不同。

他们从不提高嗓门，只是静静地观察，耐心地等待对手自取灭亡，慢慢地在精神上将对手逼入绝境。

这就是为什么白郎总是在她面前保持绝对理性和礼貌的态度，拼命装出一副勇敢的样子，试图夺取哪怕一点点的控制权。

即使在这一刻，那道防线也即将瞬间崩溃，但白郎坚决不肯向他的妹妹认输。

【第三阶段】气氛阴冷，求婚突如其来。

一时间，白梦陷入了沉思，被一种深沉而难以名状的恐惧和对妹妹的厌恶所吞噬。但一阵轻微的纸张沙沙声打破了房间的寂静，猛然将他拉回了现实。

当我把目光转回前方时，海姆正漫无目的地用指尖描摹着他刚刚合上的那本书的封面。

在她冷漠、漠不关心的表情背后，她锐利的目光显然正偷窥着书封上那些淫秽的字眼。

显然，即使是平时只画单色画的古怪姐姐，在弟弟房间里发现的那些不寻常的物品也引起了她的一些好奇心。

「喂，白梦。」

“这……这是什么？”

海姆仍然紧紧攥着那本书，用低沉、毫无感情的声音说话，几乎像是在低语。

他的目光从书本上移开，紧紧地盯着白郎的脸。

“你真的想尝试这本书里描述的方法吗？”

这个突如其来、直白且完全无法理解的问题让白郎的思绪彻底停滞了。

“……图片？”

完全听不懂海姆在说什么，也不明白他话里的真正含义，白郎脱口而出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我原本以为他会用合乎逻辑的论据彻底驳斥我之前那个幼稚可笑的借口——“我将来想成为一名医生”。

“所以我就想知道他是否真的愿意尝试像给女孩灌肠之类的事情。”

海姆没有丝毫尴尬，平静而随意地，仿佛在询问今晚的晚餐菜单，重复了那句令人难以置信的话，然后又问了一遍。

那一刻，白郎的心脏剧烈跳动，发出响亮的砰砰声。

一股强烈的冲击感袭来，仿佛他全身的血液突然都倒流了一样，将他淹没。

白木拼命想弄明白坐在他对面的双胞胎妹妹的意图，她面无表情，心思难以捉摸。

她为什么会一本正经地问出这么令人尴尬的问题？

这是不是某种恶意设下的陷阱，目的是彻底击垮我，摧毁我的自尊，并嘲笑我？

或许他们只是觉得我不同寻常的性癖好很有趣，想把我当玩具玩弄。

希罗姆越想越觉得，自己越无法解读海姆冷漠粗鲁的眼神背后隐藏的真实情感，一股黏腻难受的汗水开始顺着他的后背渗了下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这跟海姆没有任何关系吧？”

白梦拼命控制住自己的声音，保持着一贯的礼貌语气，出于一种防御本能，他挤出几个字再次问道。

这是我尽力抵抗的结果，我决心不再流露出我的真实感受，任由它们控制我。

“或许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海姆微微歪着头，面无表情地说道，语气既生硬又果断。

“你想和我一起试试灌肠游戏吗？”

【第四阶段】拓展幻想与隐藏的欲望

海姆口中说出的话语无情地点燃了希罗姆心中一直暗藏的黑暗欲望的导火索。

我的心脏开始剧烈跳动，砰砰直跳，比我以前经历过的任何一次都要快得多、热得多。

他亲手给女孩灌肠。

这是白郎内心深处一种扭曲的欲望，是他从孩提时代就一直梦想着的事情，即使世界天翻地覆，他也永远无法向任何人倾诉。

事实上，我非常想把这个仪器放在一个真正女孩柔软的臀部上，然后把药液灌进她的肛门里。

然而，这些疯狂的幻想是无法真正实现的，所以白郎只是买了这些看似怪异的书籍，夜复一夜地沉溺于手淫，以此人为地满足他永无止境的欲望，并设法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了理智。

“……！”

真的可以满足这个愿望吗？尤其是对她的双胞胎姐姐海姆来说？

海姆面无表情地盯着他，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一样问道：“你想和我玩灌肠游戏吗？”面对着海姆，希罗姆感觉自己仿佛被剥去了所有的衣服，就连灵魂的形状都完全暴露了出来。

在他的脑海中，一个生动、多彩的幻想开始以惊人的速度膨胀。

如果我真的要给站在我面前的海姆灌肠，那该怎么办？

海姆向弟弟露出了光裸的屁股，还被灌了肠，他很可能会像本书中其他不幸的角色一样，因强烈的排便欲望而痛苦地

扭动身体，并且别无选择，只能违背自己的意愿排出积聚的粪便。

纯粹的幸福时刻，不允许任何抵抗，你只能放松括约肌。

亲手给我的双胞胎妹妹灌肠，让她痛苦地从屁股里流出粪便，这种感觉让我感到无比堕落。我的妹妹总是那么完美，那么难以捉摸，而且似乎在精神上瞧不起我。

当白梦意识到他梦寐以求的盛宴如今摆在眼前时，一股强烈的喜悦感顺着他的脊背传来。

客观来说，海姆是个漂亮女孩，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

将灌肠喷嘴直接插入那个男人完美无瑕的脸上，这种行为本身的重量，以及他散发出的冷酷、神秘的气息，都让白郎感到头晕目眩。

【第五阶段】一句让你忘却现实的甜蜜肯定

白梦强忍住剧烈的心跳，用力咽了口唾沫，喉咙干涩难耐。

如果我在这里被吓倒，我以后再也无法直视我妹妹的眼睛了。

他坚持到了最后一刻，为了保持自己的优势，他故意露出一个淡淡的、挑衅的微笑。

“海姆真的很想试试，所以我可以……给你灌肠……？”

这是孤注一掷的逞强之举。

白郎的理智发出警报，告诉他要么会被人冷冷地打发走，听到那句惯常的“你是不是个白痴？”，要么会被人更加嘲笑。

然而，他得到的反馈远远超出了Shirom的预期。

“嗯，我挺感兴趣的，想试试。”

海姆的声音出奇地清晰而坚定。

通常情况下，她会“嗯……？”地敷衍过去，但这一次，她直视着白郎，明确地接受了他那扭曲的提议。

就在那一刻，白郎的大脑中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得到一个完全符合他自身利益、他一直想要的完美答案，这种震惊让他大脑一片空白。

一股喜悦和兴奋之情瞬间涌上心头，我感觉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因幸福而颤抖。

女孩亲手给海姆完美漂亮的臀部灌肠，迫使他排便。

那件原本只存在于我想象中的事情，如今却跨越了现实的界限，径直滚进了我的眼前。

白梦感到一阵眩晕，眼前的景象似乎扭曲变形了。

这是现实吗？

也许这只是我在课堂上打瞌睡时做的一个美梦。

海姆的身影静静地站在他面前，等待着他的话语，这景象如此超现实，以至于希罗姆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但就像甜美

的水果一样，这让他疯狂。

我希望这场梦永不结束，直到这场灌肠游戏结束为止。

【第六阶段】隐藏的工具和残酷的误会

“好的，那你去准备必要的工具吧。”

海姆缓缓从床上起身，低头看着那堆来历不明的书籍，用极其冰冷的声音命令道。

“啊……？哦，是的，我明白了。请稍等片刻……！”

白郎的声音几乎要哽咽了，他颤抖着双手，走向衣橱。

那里藏着一个很大的上锁的箱子，通常都严格保密。

当然，他之前从未直接给一个真正的女孩的臀部灌肠过。

然而，怀着对那或许终有一天会到来的奇迹时刻的憧憬，我已经购买了将我的幻想变为现实所需的一切工具。

“唔...”

海姆好奇地往里张望，只见希罗姆打开盒子，把里面各种隐藏的宝物都拿出来放在地板上。

“嗯，这是我事先准备的，纯粹是为了医学学习目的……”

当白木提出一系列站不住脚的借口时，他拿出的东西绝对不是你在药店里能找到的那种可爱又市面上能买到的无花果灌肠剂。

一瓶 500 毫升的商用级甘油溶液，以及一个设计容量为 200 毫升的大型笨重玻璃灌肠注射器。

此外，旨在完全吸收所有液体的成人尿布，以及将受害者强行固定在 M 形双腿张开位置的可怕皮革束缚带，也接连出现。

“你似乎真的很想成为一名医生……”

海姆低头看着那些过于专业的工具，目光冰冷而毫无感情地看着我。

然而，她薄唇的嘴角微微上扬，仿佛带着一丝嘲讽的微笑。

“是的，所以我认为我能高效地处理这件事……！”

希罗姆丝毫没有察觉到海姆表情的丝毫变化，他的心脏因兴奋和期待而怦怦直跳，随时都有可能爆炸。

我这辈子第一次有机会给一个女孩灌肠，而且还是给这个漂亮女孩的姐姐灌肠。

我将玻璃灌肠注射器的粗喷嘴插入海姆干净的肛门，并注入了大量的甘油溶液，导致他羞愧地漏出粪便。

光是想象那颓废的场景就让白郎怒火中烧，欣喜若狂。

然而，当时兴奋不已的白梦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Shirom 和 Heim 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误会，这种误会简直颠覆了天地。

早些时候，海姆确实说过：“你想和我一起试试灌肠游戏吗？”

主语和谓语的可怕陷阱。

她提出的“我想尝试一下”这句话的主题。

所以，这意味着……

【阶段7】冲突的意图和沉沦的意识

面对摆放在地板上那些奇特而又极具吸引力的器材，两人决定隔着桌子面对面坐着，商定游戏的具体细节。

在紧张的气氛中，海姆从厨房里泡好的美味茶水正从他们俩的杯子里冒出温暖的热气。

妹妹的举动如此体贴周到，与她平日的举止截然不同，这让白木非常感激，他一口接一口地喝着香茶，解渴。

那么，你能解释一下如何使用这个工具吗？

海姆双手捧着一个热乎乎的杯子，低声指着地板上的束缚带。

他的目光依旧冷漠疏离，但似乎对未知事物怀有一种好奇心。

“是的，我很乐意解释。这不是什么廉价的、只会把人绑起来的装置。”

多亏了那杯茶，白郎恢复了一些镇定，开始用激动的语气说话，仿佛在炫耀他一直隐藏在自己心中的扭曲知识。

为了让给女孩灌肠的梦想场景完美实现，自从开始收集这些物品以来，Shirom 已经在脑海中无数次模拟了使用这些物品的过程。

“这条皮带牢牢地绑住受刑者的右脚踝和右手腕，另一条皮带则以同样的方式绑住他们的左脚踝和左手腕。当这一切被系上后，受刑者的身体被强行固定在一个M形的双腿张开的姿势。臀部和肛门完全暴露，毫无遮蔽。无论他们多么羞愧，多么挣扎，都绝对无法逃脱。”

白梦似乎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之情，他激动地说道，并伴有手势和肢体语言。

仅仅是想象海姆美丽的身体被束缚完全暴露出来，她的生殖器和臀部以一种可怕的状态凸了出来，就让他脊背发凉。

“我明白了……你把右边连到右边，左边连到左边，这样臀部就完全露出来了。”

海姆静静地抿了一口茶，微微点头，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脸上没有丝毫恐惧或羞愧；他似乎正在冷静地思考着白郎的解释。

“没错。最重要的是如何准备这支200毫升的玻璃灌肠注射器和500毫升的甘油溶液。既然这是你第一次尝试，用市面上买的普通灌肠剂岂不是太可惜了？我想用这支200毫升、浓度30%的精制灌肠液，让你的‘灌肠初体验’变得精彩绝伦。”

Shirom继续热情洋溢地解释他理想中的完美混合物。

这是他阅读了无数可疑书籍后得出的终极灌肠理论。

“30%的浓度当然比市售的50%浓度的无花果灌肠剂要弱一些……但是，如果灌肠总量达到200毫升，那么进入体内的纯甘油总量就达到了60毫升。我在一本书里读到，正是这恰到好处的30%浓度，才能避免过度刺激肠壁，从而防止胃

痛。然而，即使灌入200毫升的液体，也会产生一种难以忍受的强烈便意。换句话说，这种配方不会引起疼痛，只会让你充分体验到强烈的排便欲望。这难道不神奇吗？”

白梦一口气说完他的想法，然后，仿佛被自己绝妙的计划冲昏了头脑，又咕咚咕咚地喝光了茶。

我那调皮的姐姐海姆，并没有感到任何胃痛，只是因为无法忍受的排便冲动而畏缩了一下，然后在我面前拉了一大坨屎。

坚信自己能够获得如此梦幻般的结局，这让白郎更加疯狂。

“嗯……你没肚子疼，但却非常想上厕所。看来你学习很努力啊。”

海姆把杯子放在桌子上，用赞赏的语气轻声说道。

白郎完全没有意识到，在那双眼睛的深处，一丝不祥的光芒正在悄然闪烁。

“当然。这是基本的礼貌。既然这件事已经定下来了，我们就开始准备工作吧……”

希罗姆站起身，开始准备灌肠液。

然而，就在那一刻，我的视线突然变得扭曲变形。

“……嗯？”

不知为何，我总感觉自己快要失去意识了。

我突然感到头昏沉沉，思绪一片混乱，仿佛脑子里灌满了铅。

一阵突如其来的疲惫感从我的身体深处袭来，我的意识开始变得模糊，甚至连保持骄傲、礼貌的语气都变得困难。

“希罗姆？你没事吧？”

海姆的声音听起来遥远而低沉，仿佛是从深水底部传来的。

“嗯……不知怎么的……我的头突然感觉……”

希罗姆试图把手放在桌子上，但他失去平衡感的双臂在空中挥舞，上半身瘫倒在铺着地毯的地板上。

海姆给我泡的茶真好喝。

白郎日渐迟钝的大脑始终无法理解那甜美香气背后隐藏的秘密。

随着视线迅速陷入黑暗，希罗姆最后看到的是海姆冰冷的眼睛，正俯视着他。

无力抵抗，白郎的意识彻底坠入了黑暗的深渊。

【第八阶段】颠倒的噩梦

白郎做了一个非常温暖的梦。

这些是童年记忆的碎片，那时我还很小，世界也更简单。

黄昏时分，我和海姆并肩坐在公园的沙坑里，用沾满泥巴的手建造了一座巨大的沙堡。

夕阳的余晖将世界染成一片橙色。

海姆站在他旁边，用和之前一样平静的眼神凝视着希罗姆，用他的小手轻轻地拂去希罗姆身上的泥土。

没有什么好害怕的；那段时间里，只有纯粹的满足感萦绕心头。

沉浸在温暖舒适的氛围中，希罗姆希望自己能永远停留在那幸福美梦的余晖里。

然而，那宁静的夜晚景象却逐渐开始崩塌，仿佛脚下的裂缝正在裂开。

原本温暖的空气迅速失去了热量，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奇怪的寒意和刺痛不安的感觉，这股感觉逐渐浮现在白郎的意识表面。

梦境与现实的界限变得模糊，现实感从深度睡眠中慢慢浮现。

在即将完全醒来之前，在朦胧的黑暗中，白郎开始完全通过触觉感知到自己身体所处的异常状况。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床单贴在背上的柔软触感。

布料的柔软触感很熟悉，就像躺在自己房间的蒲团上一样。

但是，我躺在上面，感觉非常不安全。

他上半身赤裸，下半身的裤子也被脱掉，只剩下一条薄薄的内裤，房间里的空气仿佛直接接触到他的皮肤，生动地传达出一种令人不安的解放感。

最奇怪的是，我的四肢竟然完全丧失了活动能力。

当白郎试图移动手臂做点什么时，一股坚硬冰冷的感觉仿佛刺入了他的手腕，强烈地阻止了他动弹。

那是皮带紧紧地连接着我的右手腕和右脚踝的感觉。

此外，他的左手腕和左脚踝也被绑在了同样牢固的东西上。

如果你试图伸展双臂，你的腿就会被拉住；如果你试图伸展双腿，你的手臂就会被固定住。

由于床垫的结构，白郎的身体完全固定在被褥上，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双腿大张——也就是说，被迫呈 M 形张开——这是违背他意愿的。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的思绪依然非常迟钝，仿佛被迷雾笼罩。

为什么我被绑在这么尴尬的衣服里，只穿着内衣？

刚才和海姆一起开心喝茶的情景，现在就像散落的拼图碎片一样，在我脑海中不断浮现。

白梦缓缓地、犹豫地睁开了沉重如铅的眼皮，同时责备着自己出现抗拒迹象的身体。

首先，一道微弱的光线透过略微睁开的视野照射进来。

随着投影到屏幕上，我房间熟悉的屋顶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然后，挡住了视线，一个身影的影子从上方俯视着你，出现在扭曲的世界的中心。

“早上好，白武。”

从上方传来的声音是我姐姐的声音，一如既往，单调而低沉。

听到那句问候语的那一刻，一股电流瞬间流过白郎的大脑，他所有的记忆和感觉都融为一体。

我现在被迫穿的是什么衣服？

他的双手双脚被绑在一起，右对右，左对左，臀部以如此悲惨的姿势向外突出，这是用什么装置把他弄成这样的姿势？

正是这件束缚装置，迫使海姆双腿呈 M 字形张开。海姆兴高采烈地把它从壁橱里拿出来，还煞有介事地向他解释了它的运作原理。

白梦瞬间完全清醒过来，恐惧和羞辱的冲击让他全身的血液重新涌上来，他呆立在原地，只有双眼睁得大大的。

【第九阶段】简报观察与残酷现实

白梦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他剧烈地扭动着身体，拼命地喊叫着，试图否认眼前所见。

“这……这是什么意思？！你要对我做什么？！”

然而，海姆对希罗姆绝望的质问置若罔闻，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仿佛在凝视路边的一块石头。

“哇……Shirom 还穿内裤？”

她不顾白郎的尴尬，用平静但近乎无比恼火的语气嘟囔着。

“啊……！那、那是因为……它功能齐全，而且搬进去很方便！它又不是幼稚什么的……！”

希罗姆的脸涨得通红，他慌乱地连珠炮似地编造了一连串借口。

仅仅是想到我心爱的、破旧的内裤正遭受海姆冷酷无情的目光审视，就足以让我羞愧得大脑一片空白。

“唔...？”

即使听了白郎可怜兮兮的解释，海姆也只是不屑地笑着点了点头。

“虽然它很小，但它正在搭起一个帐篷……”

“...世界卫生大会...？！？！？！？！？”

你指出来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白郎勃起了。他那小小的阴茎直直地指向内裤里。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晨勃吗……？”

这是健康男孩在睡眠期间阴茎勃起的自然生理现象，与性刺激或梦境无关。

“这、这是每个人睡觉都会遇到的情况，不只是我……！”

“是啊。我看到白郎睡觉的时候，他内裤里的凸起突然绷紧了，我还录了下来。”

“你这变态妹妹，你在想什么？竟然在录像！！”

希罗姆羞愧得满脸通红，他拼命地挥舞着被束缚住的四肢，大声地反驳着。

“没什么特别的。只是为了记录我们玩医生病人角色扮演游戏的过程，以及保存白郎可怜的晨勃证据。”

海姆依然用他惯常的单调低沉的声音说话，冷冷地盯着希罗姆的胯部。

被迫摆出M字形双腿张开的姿势，使Shirom的身体处于脆弱状态。

透过紧绷的内裤布料，臀部的柔和轮廓和中间尴尬的凸起深深地印在了海姆的眼前。

“呵呵，你仔细看……它已经泛黄了。而且闻起来有点像尿骚味，希罗姆。”

海姆故意夸张地用鼻子嗅了嗅空气，并用一种冷酷无情的语气雪上加霜。

白梦感到羞愧难当，心都快要爆炸了。

发现自己一直保持干净的内裤上藏着污渍，让他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像泥巴一样被玷污了。

但羞辱并未就此结束。

“哦，这里还有一条棕色的痕迹。那是……你们说的‘粪便痕迹’吗？”

海姆不屑地用指尖指着内裤布料上渗出的旧污渍。

白郎感到全身的血液都流走了，然后一股灼热感袭来。

我最微不足道的缺点，也是我最想隐藏的缺点，就是被我姐姐彻底踩在脚下，而她却像个绝对的霸主，而且还是在我最不想让她看到的角度。

羞耻、自厌以及对姐姐强烈的自卑感交织在一起，令Shirom眼中涌出了难以忍受的屈辱泪水。

“停……别看……！”

他用沙哑的声音哀求，但海姆只是加深了他冰冷的笑容。

“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什么？！我现在要给海姆灌肠……我要往海姆的屁股里灌很多甘油……”

希罗姆仍然感到困惑，他紧紧抓住他，试图重新确认自己最初的目标。

然而，海姆冷酷无情地打断了他，说了句刻薄的话。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图片……？”

白郎的思绪戛然而止。

“你……你什么意思，海姆？我们之前可没说好这样的。”

恐惧让白梦的视线开始模糊。

海姆凝视着希罗姆紧绷的脸庞，用冰冷、毫无感情的声音说道，粉碎了他哥哥的幻想。

“谁说Shirom要灌肠了？……我只是说，‘你想和我一起试试灌肠游戏吗？’我的意思是，我现在就要用那些工具给Shirom灌肠。”

当希罗姆理解了海姆的话的含义时，一股寒意顺着他的脊背传来。

我姐姐利用我的计划来对付我，试图操纵我，把我当成小白鼠。

他那冷酷而精于算计的笑容说明了一切：他很久以前就看穿了白郎的误会。

【第十阶段】逆转的不公与迫在眉睫的恐怖

海姆口中冷酷无情地宣布要灌肠，这完全超出了白郎大脑的处理能力。

我将成为小白鼠，接受灌肠的那个人。

当白郎试图理解这个事实时，他的思绪陷入了极度困惑和极度焦虑的混乱之中。

“嗯……？呃，等等！你在说什么，海姆！”

希罗姆的手脚被束缚着，像一条被网住的鱼一样绝望地扭动着身体，像疯子一样尖叫。

由于他的右手腕和脚踝，以及左手腕和脚踝都被紧紧地绑着，他越是挣扎，他那只被薄薄的内裤包裹着的臀部和肛门就越是以一种巨大而可怕的方式凸显在海姆的眼前。

眼前的耻辱和不公让白郎心跳加速，冷汗像瀑布一样从他全身涌出。

首先，根据 Shirom 的先入之见，灌肠游戏毫无例外地是“男人对女孩做的事”。

事实上，无论是他精心藏在衣柜深处的众多“不雅书籍”，还是他藏在电脑后面的淫秽游戏世界，总是那些可爱美丽的女孩被强行束缚，肛门被插入器械，被迫哭喊和排便。

在此之前，白郎从未想过自己，一个男孩，竟然会成为被攻击的一方，成为弱势一方。

“为什么……为什么我要经历这种事？！太荒谬了！”

为了不让自己的自尊心崩溃，希罗姆泪眼婆娑地怒视着海姆，强忍着怒气，用他惯有的礼貌语气激烈地抗议着。

面对这种屈辱的 M 形双腿张开姿势，他作为男人的骄傲以及他一直对妹妹保持的优越感，现在几乎要被击得粉碎。

让我能够征服女孩并让她们从屁股里排便的梦寐以求的工具，结果却变成了一场噩梦，它变成了一种武器，让我把自己绑起来，侵犯自己的肛门。

“这没什么奇怪的……毕竟，希罗姆自己也说过，不是吗？‘为了这部意义重大的首演剧目，我想用200毫升浓度为30%的绝佳配方来呈现它。’”

海姆冷冷地看着白梦惊恐的神情，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他低调的姿态，平静地捡起了掉在地上的巨大玻璃灌肠器。

她纤细美丽的指尖触碰到了简陋医疗器械冰冷的玻璃管。

她的表情既没有愤怒也没有兴奋，只有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好奇，一种即将开始的未知实验带来的隐隐刺痛。

“那句话是说给海姆听的，不是说你要夺走我的灌肠初体验……！住手，别碰我！”

白梦的脸因恐惧而扭曲，他拼命地想要合拢双腿，但结实的皮革束缚带发出嘎吱声，勒进他的肉里，迫使他摆出更加屈辱的 M 形姿势。

他的臀部圆润饱满，透过内裤的缝隙完全暴露出来，面对着海姆手中的玻璃灌肠注射器的尖端，因恐惧而微微抽搐颤抖。

[第11阶段]闪烁的Kancho

白梦眼含泪水，剧烈地左右摇晃着脑袋，扭动着腰，仿佛在睡梦中想要翻身，并且不停地挣扎。

然而，在M字形双腿张开的姿势下，她的手腕和脚踝被紧紧地绑在同一侧，无论她如何挣扎，她的臀部都只能无力地在

蒲团上弹跳，她永远无法逃脱关键的束缚。

“别乱动，希罗姆。这样很危险……你再这样乱动，那套玻璃灌肠器就会掉到地上摔碎。”

海姆轻轻摇晃着手中的大型玻璃灌肠器，就像在玩弄一个危险的玩具，并用他惯常的冷漠、单调、低沉的声音训斥了希罗姆。

他的目光缓缓从弟弟因恐惧而扭曲的脸上移开。

“对了，希罗姆。我趁你睡觉的时候脱掉了你的衣服，但你知道为什么我给你留下了这条内裤吗？”

海姆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条泛黄破旧的三角裤，它紧紧地包裹着希罗姆圆润的臀部，然后问道。

“啊……？为、为什么……？”

新一轮的困惑和不祥的预感开始悄然侵入白郎的脑海。

或许他是故意露出自己那件令人尴尬的内裤，以彻底摧毁自己的自尊心。

“想想看，如果白郎对医患博弈研究透彻，他应该马上就能明白。”

海姆微微歪着头，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给自己一些时间思考。

“这是……你作为姐姐表达关心的方式，为了防止我感冒吗……？”

白梦抱着一丝希望，用礼貌的语气谈论着最无害的可能性。

然而，海姆的反应却很冷淡。

“错误的”

只需一句简短的、一个字的评论就能将其驳回。

“所以，是可以把它当做垫子，然后再穿尿布的吗……？”

希罗姆回答时，脸涨得更红了，他预感到接下来会发生更尴尬的事情。

“那也是错的。”

海姆的眼中闪过一丝阴暗、近乎不祥的光芒，仿佛他很享受哥哥那些离题的回答。

“我不明白！海姆，别这么凶，给我解释解释！”

再也无法忍受屈辱的考核，希罗姆大叫起来，他身上的皮质束缚带发出刺耳的嘎吱声。

“你不知道答案吗？”

海姆悄悄地把手中的玻璃灌肠注射器放在附近的桌子上。

“要我教你吗？”

海姆低声说完这句话后，立即将双手合十放在胸前，食指和中指紧紧并拢，摆出一个诡异的姿势，就像忍者结印一样。

那是日本小孩每天都会用来恶作剧的可怕手势。

“内裤勒住了！！”

就在海姆发出尖锐叫喊的同时，她双手的指尖在空中精准地挥出一击。

砰！

“啊？！？！”

一声无声的尖叫从白郎的喉咙深处挤出来。

起初，白郎的大脑一时无法理解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但下一刻，一股巨大的感觉，仿佛地球本身撞到了他的臀部中心，贯穿了白郎的整个身体。

一股剧烈的震动从我的臀部深处传来，仿佛内部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爆炸，这种感觉震得我头骨都颤抖起来。

我的眼前一片空白，一股强烈的冲击感，就像闪烁的星星从我的双眼中飞出，直接冲击着我的大脑。

余震持续不断，刺穿了我的臀部皮肤，发出沉重的砰砰声，仿佛有人直接把我打到了腹部最深处，也就是直肠壁上。

那不是像割伤或擦伤那样剧烈的“疼痛”。

这简直是我一生中臀部遭受过的最猛烈、最具破坏性的打击。

随着时间感的拉长，白郎的大脑逐渐开始理解他的屁股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海姆用他那条磨损的内裤布料作媒介，用他那两根结实、并拢的手指无情地刺入了他毫无防备的肛门。

我的臀部肌肉被拉伸到极限，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肛门周围区域遭受着强烈的压力。

直到那时，白郎才终于完全明白，他被海姆用手指戳了肛门，遭受了“kancho”（一种恶作剧）。

“啊，哈……啊……！我，我灌肠了……！？”

希罗姆发出了一声充满羞辱和震惊的呻吟。

他从半昏迷状态中醒来，双腿呈 M 形张开，毫无防备，这突如其来的灌肠感以数倍于正常破坏力的冲击力击中了他的肛门。

由于他放松了警惕，原本放松无力的肛门黏膜被海姆的手指连同他的内裤一起强行向内推，他颤抖着，感受到了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强烈感觉。

仅仅是遭受了“kancho”（一种恶作剧，指戳别人的肛门）这一事实，就彻底摧毁了Shirom作为男人的尊严。

灌肠的强烈后遗症仍然在我的肛门周围蔓延，一股灼热感挥之不去。

“希罗姆，你虽然是个男孩，但这是你第一次灌肠吗？在用化学溶液真正灌肠夺走你的童贞之前，我想先用手指帮你破处……我的灌肠效果很好，不是吗？”

海姆缓缓抽出他深深插入希罗姆肛门的指尖，发出了一声水汪汪的声音。

然后，他低头看着弟弟的脸，弟弟正在抽泣，已经忘记了呼吸，他脸上露出一种平静但又略带满意的表情。

“现在你知道之前那个问题的答案了吧？”

海姆盯着自己的指尖，平静地解释着原因，仿佛在揭露一个秘密。

“把手指伸进裸露的肛门里可不是‘kancho’，那只是手指插入肛门而已。‘kancho’是这样的，隔着衣服用力顶进去。所以那些破旧的内裤布料才会出乎意料地、有力地勒进肛门，产生一种强烈的、不是疼痛而是难以言喻的感觉。看吧，我早就跟你说了，Shirom？”

海姆的解释对白郎来说是莫大的心理折磨。

海姆完美地利用我穿的那条内裤作为武器，最有效地侵犯了我的肛门。

受到灌肠带来的冲击和挥之不去的强烈感觉的折磨，Shirom 只能绝望地瘫倒在地，双腿张开，大口喘着气。

【第十二阶段】灌肠的余音刻印在肛门上

海姆虽然是他的妹妹，但却是个真正的女孩，她竟然还给了他一个“内裤上提”的举动，这让希罗姆的精神彻底崩溃。

根据 Shirom 之前的理解，他一直认为“kancho”（一种戳别人肛门的恶作剧）是男孩们在学校走廊或泥泞的操场上为了互相争吵而做的恶作剧。

被我美丽的双胞胎妹妹，拥有如此完美的五官，以如此完美、出乎意料的方式那样对待，让我感到无比羞辱和难堪，我感觉自己快要疯了。

海姆猛烈地插入希罗姆的肛门，他那条破旧内裤的薄薄布料无情地、用力地深深嵌入希罗姆的臀缝里，直达他肛门娇嫩的粘膜。

肛门被异物撑开的那种原始而令人不安的感觉让Shirom泪流满面，他只能大口喘气。

“哦，你的内裤卡在里面了。我帮你拿出来吧。”

海姆依然用他一贯冷漠、低沉的声音说话，再次伸出他修长的指尖，去够希罗姆毫无防备的臀部。

然后，他用指尖抓住卡在肛门深处的内裤边缘，向上滑动，把它扯了下来。

随着布料从粘膜上剥离时发出轻微的吱吱声，一股强烈的、刺痛的感觉席卷了 Shirom 的肛门周围，这是 Shirom 以前从未体验过的。

被拖拽的摩擦感和皮肤突然暴露在空气中的感觉混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极其颓废的快感，以至于白郎的身体剧烈地抽搐起来。

“啊……！？求求你，海姆，停下来……”

希罗姆发出凄厉的哭喊，他被自己体内发生的变化吓坏了。

不可思议的是，肛门被刺伤的时间越长，那种强烈的灼热感就越缓慢地蔓延到他的臀部深处，将白梦顽固的心融化成一种甜蜜的、融化的感觉。

这在意料之中。

左右四肢用皮带紧紧绑在一起，使人被迫摆出 M 形双腿张开的姿势，肛门完全暴露，没有任何遮掩——这是进行 kancho（一种将手指插入某人肛门的恶作剧）的完美姿势。

他唯一的防身之物是一条薄薄的内裤，实在是不够用。

然后，突袭发生在了最恰当的时机——就在他从昏迷中醒来之后。

这些有利条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海姆指尖的触感给希罗姆尚未发育成熟的肛门神经留下了难以承受的、令人神魂颠倒的快感印记。

他的肛门开始不由自主地抽搐和痉挛，与此同时，他藏在内裤前面的小阴茎也慢慢地开始发热变硬，几乎要勃起了。

为什么我仅仅遭受如此屈辱的折磨，我的生殖器却会有如此羞耻的反应？

希罗姆无法抑制内心的焦虑和绝望，因为他的身体背叛了他。

“啊……果然不出我所料……紧贴臀部的那部分内裤已经泛起了淡淡的褐色……”

海姆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掏出的布上的污渍，然后把它直接怼到白郎面前，冷静地用这个事实激怒他。

“什么……！啊，呃，你们太吵了！我不是告诉过你们不要看吗！”

白梦的脸涨得通红，一直红到耳朵后面，他拼命摇头，想要移开视线。

然而，海姆无情的言语欺凌远不止于此。

“这绝对有股屎味儿。太臭了，Shirom。”

海姆将手指从内裤布料中抽出，然后毫不犹豫地将刚才一直戳着希罗姆肛门的双手指尖凑到鼻子前，开始嗅闻。

“这条裤子闻起来不像男生的裤子，完全是屎味儿。希罗姆，你是不是便秘了？”

当他的双胞胎妹妹直接指出粪便的气味是从她自己的肛门转移过来的，白郎的尊严彻底荡然无存。

最屈辱的事：在完美、酷炫、瞧不起我的海姆面前，我的尿骚味内裤上沾着粪便，甚至连手指上都残留着粪便的气味。

被绑住的白郎只能止不住地颤抖，泪水从他通红的脸上流淌下来，他害怕即将开始的灌肠游戏。

[阶段 13] 用剪刀剪开内裤，肛门暴露出来。

灌肠剂在臀部深处留下的持久而强烈的感觉，再加上粪便的气味从指尖转移到别人身上的极致羞辱，让Shirom的精神完全崩溃了。

然而，海姆冷酷无情的控制丝毫没有放松的迹象。

“那么……以后就不会再有隔着衣服偷偷摸摸戳肛门的尴尬场面了，所以这些内裤也用不着了。”

海姆从附近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一把特别大、看起来很锋利的工艺剪刀，然后回到床边，发出了一声清脆的金属咔哒声。

“你……你打算做什么，海姆！你手里的剪刀要指向哪里？！”

白梦惊恐地睁大了眼睛，拼命挣扎着被束缚住的四肢，但每次挣扎，皮带都更加用力地勒进他的肉里。

“嗯……白郎自己弄来的这个束缚装置很棒，因为它能牢牢地把他的右腿固定到右边，左腿固定到左边，迫使他双腿呈M字形张开。正因为如此，他的臀部完全张开的时候，根本不可能正常地把他的内裤拉下来脱掉……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像这样用剪刀剪开。”

海姆保持着他那冰冷、单调、低沉的声音，毫不犹豫地将冰冷的剪刀尖插入了希罗姆紧绷的内裤侧面的缝隙中。

硬布料被剪开时发出的怪异声音——咔嚓，咔嚓——不停地传入Shirom的耳中。

“住手……求你了，我跟你说，你真的不能再往前走了……！”

海姆不顾希罗姆的恳求，用剪刀干净利落地剪断了他腰部两侧的布料，最后将他两腿之间的布料剪成了两半。

那块布软绵绵地掉落在地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最后，遮蔽着白郎的最后一道屏障也完全消失了，他最无耻的部位突然暴露在房间的冷空气中。

“哇……即使灌肠后，即使有人指出他粪便的气味，白梦的阴茎仍然坚挺有力。”

海姆把剪刀放在桌子上，然后冷酷无情的目光直直地落在白郎暴露在外、毫无防备的胯部。

在那里，羞愧和恐惧让他颤抖，但第一次体验到的强烈肛门刺激又让他完全兴奋起来，Shirom 的小生殖器向上指着，坚硬如石，可怜地跳动着。

“不，不是这样的！这不是我的意愿……我的身体……它自己就这么做了！别看我，别用那种粗鲁的眼神盯着我……！”

白梦的脸涨得通红，仿佛要烧起来一样，他眼里噙着泪水，一边用力摇头，一边礼貌地喊出一个借口。

然而，海姆的兴趣远不止于她的小小生殖器，而是在她最隐秘、最深处。

“生殖器固然不错，但真正好玩的绝对是肛门。太神奇了……因为之前灌肠的缘故，她的肛门现在还在抽搐痉挛。”

海姆用指尖轻轻分开希罗姆的臀部，开始仔细观察裸露的、娇嫩的肛门，就像在观察科学实验动物一样。

“啊，不……！别碰我……别那样盯着我的屁股看……！”

希罗姆因肛门传来的刺痛感而痛苦地扭动着身体，试图抬起臀部，但被束缚的四肢却让他更加清楚地将肛门暴露在海姆的眼前。

“而且，由于之前灌肠的刺激，很明显你屁股深处的粪便都流到最底部了。白梦的肛门已经变成了一个松弛的、愚蠢的洞。在这种状态下，它根本无法承受200毫升甘油液的注入。”

海姆那句无情的话在白郎心中种下了致命的恐惧。

“那……那都是谎话，我能忍受！所以请不要再准备那场可怕的医疗戏了……！”

希罗姆拼命装出一副勇敢的样子，但海姆只是冷冷地俯视着他，说道：“嗯……？”然后又拿起巨大的玻璃灌肠注射器，准备进行下一个更严重的程序。

【第14阶段】复方处方和直肠尖端

海姆无情地检查了希罗姆最隐蔽、最深处的部位——肛门，然后转过身去，继续摆放在书桌上的工具，仿佛平静地进行着他的日常工作。

她拿出准备好的洗脸盆，倾斜着希罗姆从壁橱里拿出的500毫升商用装甘油溶液瓶。

将一种无色透明、质地诡异粘稠的液体精确地量取 60 毫升，倒入洗脸盆中。

接下来，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事先准备好的 140 毫升自来水。

正如Shirom所说，总共是200毫升。我们有一种浓度为30%的特殊甘油灌肠液。

海姆用玻璃棒搅拌盆里的液体，发出单调的嘎嘎声，以确保液体完全均匀。

当白梦眼睁睁地看着那可怕的灌肠液——用来侵犯他的——在他眼前被冷冰冰地混合时，他吓得牙齿都打颤了。

“不，求你了，海姆！把那么多灌肠液灌进我身体里简直太疯狂了！那是毒药！”

“他没疯。白郎本人也坚称，这种浓度的灌肠液是完美的配方，能最大程度地减少胃痛，让他只感受到强烈的排便冲动。”

海姆面无表情地拿起一个又大又笨重的 200 毫升玻璃灌肠注射器。

然后，他将注射器的尖端浸入盆中 30% 的灌肠液中，随着一声沉重的嘶嘶声，他向后拉动注射器，一次性将 200 毫升灌肠液全部吸入玻璃管中。

一个重量不轻的玻璃灌肠器，里面装满了透明的灌肠液。

海姆用指尖将润滑剂大量涂抹在冰冷的玻璃喷嘴尖端，使其呈现出一种黏糊糊的、令人作呕的光泽。

“好了，希罗姆。让我们开始真正的医生和病人游戏吧。我要把这些甘油溶液全部灌进你的肛门，给你来一次终生难忘的灌肠。”

海姆双手紧紧握住玻璃灌肠注射器，慢慢跪了下来，靠近希罗姆的臀部之间。希罗姆被迫呈 M 形双腿张开的姿势，臀部完全暴露在外，十分脆弱。

然后，他冷冷地将浸透了乳液的玻璃灌肠注射器的喷嘴精准地按在了希罗姆因恐惧而抽搐痉挛的肛门中心。

“啊……！？”

冰冷的喷嘴触碰到他肛门黏膜的那一刻，白梦感到一阵强烈的寒意顺着脊背传来，不由得发出了一声尖叫。

灌肠器尚未插入。

灌肠器随时准备插入白郎的肛门，液体注入后，白郎的肠道充满了强烈的排便冲动，强迫完成了灌肠。海姆停止了动作，低头看着白郎泪眼婆娑的脸。

“……嘿，求求你，我什么都行，就是别那样……！我只是从书上了解过灌肠，我从来没真正灌过！如果你把那么粗的玻璃灌肠针头插进我身体里，我……！我……”

我是个男孩，却要接受灌肠……

白梦坦诚地流露出自己的经验不足和恐惧，一边保持礼貌的语气，一边恳求原谅。

我现在即将亲身体验到我一直以来在书籍和游戏中看到女孩被灌肠并发出恐惧哭喊时所感受到的那种恐怖。

“你懂一些，但这可是你第一次真正灌肠。嗯……？那么，你现在感觉如何？就在这根粗玻璃管即将插入你肛门深处，给你灌入200毫升液体之前，你感觉如何？”

海姆继续用低沉、残忍的声音辱骂希罗姆，似乎在折磨他，加剧他的焦虑和恐惧。

“这太糟糕了……！我好尴尬，好害怕，感觉自己快要死了……！”

“没人会因为尴尬而死……它只会让你一直想拉屎，直到拉不出来为止。嘿，希罗姆。如果你不想让这个喷嘴再往里插，不想现在就接受灌肠……”

海姆凝视着希罗姆的脸，说出了一个既极其残酷又充满诱惑的提议。

“试着用可爱的声音问我：‘姐姐，请给我灌肠。’如果你能说得好听，我或许会考虑是否真的给你灌肠。”

“什么...！？”

面对如此令人羞辱的要求，Shirom 哑口无言。

他们想让我称呼总是瞧不起我的姐姐为“大姐姐”，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还要我恳求她“请给我灌肠”。

我绝不可能说出如此屈辱的话，即使我的嘴裂开了也不可能。

“你不能说出口？那好，我就毫不留情地给你灌肠。”

海姆冷冷地宣布，然后慢慢地将自己的体重压在抵着肛门的玻璃灌肠器的喷嘴上，直接把它推进去。

挤压！

“啊！？”

肉体被强行拉伸时发出的湿漉漉的、令人作呕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清晰地回荡。

在润滑液的作用下，粗玻璃灌肠注射器的尖端喷嘴顺畅而顺利地滑入白梦毫无防备的肛门深处，没有任何阻力，但同时也伴随着强烈的异物感。

【第十五阶段】恳求投降和冷酷无情的分离

随着湿润的肉体摩擦的噗噗声，浸透了乳液的玻璃灌肠器粗大的喷嘴更深地插入了白梦毫无防备的肛门。

那不是刀割般的剧痛，而是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未知而沉重的感觉，无情地拉伸着白郎未成熟肛门的粘膜，并从内部猛烈地压迫着他的直肠壁。

无需再将喷嘴推进去了。

海姆纤细的指尖紧紧握着玻璃灌肠器末端的注射器，如果她施加哪怕最轻微的压力，200毫升冰冷的甘油灌肠液就会瞬间涌入希罗姆的体内。

根据他在书中读到的内容，Shirom 完全了解了如果将甘油灌肠液注入直肠会发生什么情况。

这种无色透明的化学物质一旦进入人体，就会强烈刺激直肠粘膜，引发强烈的排便冲动，完全违背人的意愿。

200毫升绝不是一个能让你的胃产生完全饱胀感的液体量。

然而，那令人惊艳的 30% 浓度的甘油所引起的强烈反应，足以疯狂地唤醒 Shirom 体内积聚的粪便，瞬间将他推入必然会漏便的地狱。

灌肠意味着在海姆面前彻底失败，弄脏了自己。

最糟糕的情况在白郎的脑海中闪过，他感到自己快要被恐惧和焦虑逼疯了。

“怎么了，希罗姆？你吓坏了，屁股都夹紧了……我都能感觉到你的肛门在颤抖，一直到我拿着玻璃灌肠注射器的手。”

海姆的手指仍然放在注射器上，他冷冷地看着希罗姆，丝毫没有失去他那低调的姿态。

“嘿，我再问你一遍。如果你不想现在就接受这强力灌肠，最后拉裤子在我腿上……你知道该怎么说，对吧？”

海姆用一种如同训练一只表现不佳的老鼠般毫无感情的声音，再次要求说出同样羞辱性的话语。

“用可爱的声音说:‘姐姐，请给我灌肠。’如果你能说得好听，我或许现在就放过你，不让你灌肠。”

听到这些话的那一刻，白郎心中残存的最后一点男性自尊心也燃起了熊熊的反抗之火。

“我、我永远不会说那样的话……！我绝对不会说那么丢脸的话！我绝不屈服……！”

希罗姆眼含泪水，狠狠地瞪着海姆，咬着颤抖的嘴唇，用礼貌的语气喊道，声音里充满了绝望的拒绝。

他称呼一直瞧不起他、自己也一直想惩罚的双胞胎妹妹为“姐姐”，甚至还要求她“给我灌肠”，这标志着他作为男人和弟弟的生命就此终结。

我永远不会告诉任何人，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白郎一边这样告诉自己，一边拼命地收紧肛门。

然而，海姆只是轻蔑地嘲笑了希罗姆的固执态度。

“嗯……？那不用多说了，我现在就给你灌肠。”

海姆纤细的指尖开始毫不犹豫地用力推动玻璃灌肠装置的注射器。

活塞移动，你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清澈的甘油灌肠液的尖端从玻璃管内缓慢而平稳地进入席隆的肛门深处。

“哈……！？！？！”

仅仅几滴液体接触到粘膜，就让白郎的直肠感到一阵冰冷、不安的热流，一股沉重、搏动的感觉深深地扎进了他的胃里，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这是灌肠。

这是我第一次灌肠。

这一定会发生。

如果我让他们这样强行推进，一切都会瞬间结束，我会变成一个浑身沾满粪便的奴隶。

恐惧将他逼到了极限，彻底摧毁了白郎的理智，他抛弃了所有的骄傲和尊严，像疯子一样尖叫起来。

“好、好！我会告诉他们的！我会告诉他们的，所以海姆，求你住手……！！”

“所以，快点告诉我？我的手指已经停不下来了。”

海姆继续轻轻地向前推进注射器，不遗余力地逼近倒计时结束。

“哦，姐姐……！求求你给我灌肠……！！”

希罗姆的脸扭曲成一副凌乱不堪的模样，泪水和口水顺着脸颊流淌下来，他用可爱的声音挤出了此生最羞耻、最无耻的恳求，最终，最终彻底投降了。

房间里空荡荡地回荡着弟弟乞求姐姐给他灌肠的极其堕落的话语。

希罗姆仍然被迫保持着 M 字形的双腿张开姿势，他喘着粗气，用恳求的眼神望着海姆，希望这样或许能让他避免被注射这种最糟糕的情况。

然而，从海姆嘴里吐出的却是一抹令人不寒而栗的微笑，无情地粉碎了白郎微弱的希望。

“……是的。你说得对。白梦用那么可爱的声音，发自内心地求我‘请给我灌肠’……姐姐，你没有理由拒绝吧？”

“呃……？啊，啊，啊啊啊……？！”

就在 Shirom 绝望地睁大眼睛的那一刻，Heim 的手用力地将玻璃灌肠器的注射器完全插入了他的体内。

咕噜咕噜！！！！

足足 200 毫升高浓度甘油灌肠液以巨大的力量从 Shirom 的肛门涌入他的直肠。

正如字面意思所示，Shirom 的“请求”正式拉开了注定失败的灌肠游戏的序幕。

试用版到此结束。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很高兴你也能阅读完整版。